

● 孙季 思笔 著 ● 江苏人民出版社

人生的偶像崇拜

● 华年丛书 ●



● 孙季 思笔 著 ● 江苏人民出版社

人生的偶像崇拜

苏)新登字第001号

书 名 人生的偶像崇拜
著 者 孙季 思笔
责任编辑 余江涛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邮政编码: 210009)
地址: 南京中央路165号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扬州印刷总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9.75 插页1
印 数 1—1140册
字 数 173千字
版 次 1994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255—3/G·306
定 价 6.80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碑年丛书

人生的偶像崇拜

目 录

第一章	一个扑朔迷离的世界	1
	偶像崇拜与你	1
	上帝死了	5
	是否真的一无所有	9
	什么是偶像	13
	畏拜·敬拜·慕拜	24
第二章	谁主沉浮	32
	远古大龙	33
	抗逆天庭的半神	37
	高耸入云的神殿	44
	太阳王	59
	终于觉醒的人	65
第三章	一生支柱	74

	童年烙印	75
	少年英雄	83
	青春偶像	91
	不惑之年的迷狂	104
	夕阳的咏叹	115
第四章	各有所拜	123
	农村：关公、赵公、毛公	125
	城市：从“追星族”谈起	134
	校园：“崔健后援会”之谜	142
	阳春白雪们	153
	无可替代的人格美	164
第五章	里里外外看偶像	175
	庄严法相	176
	超凡魅力	184
	造神与造星	194
	偶像的困境	205
	走下“神坛”的三毛	
第六章	几张特殊的脸	224
	水仙之恋	225

	恶魔之魅	234
	两性的战争	243
	尼采的错愕	253
	我痛恨一切神灵	263
第七章	回首天地阔	274
	看！下世纪的“神”	275
	诃佛骂祖	281
	拿破仑与苏东坡	289
	开放的选择	296

第一章 一个扑朔迷离的世界

“偶像崇拜？”

当这几个字跃入你的眼帘时，你的心里不免嘀咕：它们好像既陌生又熟悉，既遥远又切近。可能你思索了一会，终于还是说：这也许对我的生活并没有很大关系。那么我们要说：你错了。为什么？请你和我们一起看看我们四周的世界吧。

偶像崇拜与你

如果你在电视里看到了下面这幕场景，相信你会全身为之一震：

1983年某月某日，伊朗宗教领袖和革命领袖霍梅尼，带着先哲的微笑向高台下黑压压的人海挥手致意。台上，领袖银须飘拂，全身散发着无形而耀眼的精神光芒，台下，圣徒们齐

齐地跪成一片，向他们的偶像顶礼膜拜。在真主的光芒的普照之下，他们在庆祝自己的巨大胜利——经过长期的圣战，推翻了背后有众多大国支持的巴列维王朝，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你难道没有在这种壮观的场面中感受到一种原始神秘而强悍逼人的力量吗？它难道不唤起你对文化大革命中红海洋一般的红卫兵狂热朝圣的似曾相识的回忆吗？

也许你说：我不是“第三代人”，我连红小兵都没当过，我很难体验到这对我来说是遥远的回声似的崇拜心境。那么你有没有看到过发生在商业化、现代化的日本的这一幕？在“巨星”山口百惠的告别演唱会上，全场泣声如潮。台上的山口百惠双泪长流，台下“百惠迷”们苦苦挽留的哭声、叫喊声更让人肝肠寸断……当山口百惠忧伤欲绝而又毅然离去时，众多的“百惠迷”们顿觉万物失色，世界末日来临……

虽然你并没狂热到去为你的歌星或影星的结婚而跳楼自杀，也从没走火入魔到要去追杀你心中的偶像。但是你难道不崇拜山口百惠或是高仓健？你难道不常常津津乐道“阿伦”（谭咏麟）或“发仔”（周润发）的一切琐事？你难道没有过半夜起来激动不已地打开电视为你心目中的足球明星呐喊叫好？

也许你会说：我是有文化、有修养的人，我可不会轻易崇拜什么“领袖”、“明星”。谁也别想

给我当偶像。朋友，你还是错了。请先看一段前苏联传记作家格拉宁在《奇特的一生》这本书中对著名前苏联学者柳比歇夫的描述吧：

他的崇拜者对他倾慕的热忱，早就叫我瞠目结舌。他们在纪念会上，并不是破题儿第一遭使用那些形容得似乎过甚其词的字眼。过去，每当他来到列宁格勒，总有人欢迎、有人陪同，在他的周围总有一大帮人簇拥着。人们争先恐后地把他拖到五花八门的研究所去讲学。在莫斯科也是这样。干这种事的人，并不是那些喜欢起哄的人，并不是新闻记者。恰恰相反，那都是些严肃的学者、年轻的博士——极其精密的科学方面的博士，是宁愿打倒权威而不愿树立权威的怀疑派。

你没有想到吗？人格美的震撼力量能唤起最高、最有价值的崇拜。它能令一切高贵的头颅都心甘情愿地低下来向它致敬！

也许你还想分辨，说：我怀疑一切，我只要活得潇洒轻松，我反感一切权威、束缚。我是那什么也不崇拜的“第五代人”！

然而，你再仔细想想，你难道真的一无所拜吗？别的暂且不说，你坚持自己的不崇拜，这本身不就是一种崇拜吗？！还是一种很彻底的崇拜呢——你崇拜自己的不崇拜！

放眼望去，古今中外，偶像崇拜现象到处存在。有千奇百怪的偶像们，也有千奇百怪的崇拜者

玩
文
游
戏
有
强
词
夺
理
之
嫌

们。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在这个琳琅满目的大观园里找到自己。不管你是否觉察它，偶像崇拜都以一种特有的力量在人生的各个阶段，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有时它作为一种深潜的因素，悄悄左右着你的言行、改变着你的生活……

有时它又以一股狂放的力量，让平凡的你做出石破天惊之举……

有时它会为一个虔诚的信徒带去内心渴求的漂泊与宁静……

有时它又把亿万人集结在一起，以排山倒海之势书写历史……

偶像崇拜，如此的永恒而普遍，如此的神秘而强有力，它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它左右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风云。我们再也不能无视它的存在与力量。我们需要理解它、认识它、把握它，化盲目的、甚至蕴涵巨大破坏力的它为塑造健康的性格、开创完美而充实的生活的好帮手。这本书是我们从人类史、个人史、思想史等纵的方面以及社会各层面、学科各部门等横的方面入手对此所做的第一个尝试。我们会解剖各种各样的偶像，我们将一层一层揭去笼罩在这一现象上的面纱，我们将看到偶像崇拜者以及偶像本人的欢笑与泪水，我们将遥望下一个世纪即将升起的新偶像……

但是我们首先应当了解的，是偶像和偶像崇拜在现时代的处境。毕竟每个时代的人最关心的是自

己的时代与国度，而且“偶像的危机”又正好被人们恐慌不安地说成是我们的时代所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偶像崇拜不仅与作为个体的人息息相关，而且直接牵动着整个时代的命运之线。

上帝死了

20世纪也许可以被命名为“失去偶像的世纪”。人类历史上树起的多少宏伟巨大的偶像，都在这个世纪中慢慢摇晃起来，嘎嘎作响，最后轰然倒地。

第一个倒下的是上帝。

“上帝死了！”尼采的这声耸人听闻的呼声从1900年——新世纪的门槛——传了开来，整个世纪一片回声不绝。不仅无神论者应和着，而且在神学院中也居然传出了“上帝死了神学”的“新流派”。其他偶像也一一随之倒下。一时间“理性死了”、“英雄死了”、“人死了”的惊叫声此起彼伏。以反对价值体系对人的“压迫”为号召的虚无主义、荒诞派、相对主义等现代思潮或后现代思潮如洪水般奔涌而来。洪水之后，一片荒原。正如艾略特所说：

一堆破碎的偶像，
承受着太阳的鞭打。

以上帝为首的偶像们倒了，建立在对上帝信仰之上的整个西方的价值、目标、意义、方向等等也

必然随之倒塌。一群群西方人像失去了父亲的孤儿，陷入了犹豫、恐慌、不安与焦虑之中。信仰危机与价值危机如同一股阴郁的湿雾，在欧美上空迟迟不散。记得改革开放后，被禁闭了许多年的东方古国在现代西方世界的高度发达文明面前，一下子自惭形秽起来。许多去西方跑了个把星期的作家，笔下不再写习惯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还在水深火热中”，而大写什么“最大的文化差别震动”是高速公路上无数小汽车“疾驰”，什么“波音747巨大客机轰鸣着降下来，老华侨西装革履地走出机舱”……但是，在充满忧患意识的西方人的眼里，这个繁华世界是被抽去了精神支柱的空壳，是被深深的黄昏感、末日感、危机感所弥漫渗透的荒原。

在荒原上当然有荒原乌龟与荒原爬虫，他们过得很舒坦、安然。在1987年的一本轰动美国社会的“哲学畅销书”——《美国心灵之封闭》中，著名学者阿伦·布罗姆沉痛地指出，许多西方人尤其是平庸的中产阶级，在失去了价值支柱之后，躲在“宽容”、“多元”、“相对”、“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幌子之后，抛弃高层次追求，放弃正义感，追随民众大流，沉溺于挣钱、做爱、健身、自恋当中。由于丧失了《圣经》，由于对理性权威也不再相信，由于什么伟人、名著都不再看在眼里，人们在邪恶势力袭来之际，缺乏应有的自信与勇气，不是同流合污做帮凶，就是缩头缩脑当懦夫。

但是在荒原上还有荒原狼。

荒原狼是对西方价值的最后依托——上帝等伟大偶像——崩溃之后整个文化向无底深渊跌落有切肤之痛的西方有识之士。1927年，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发表了他的代表作《荒原狼》。半个世纪以来，一版再版，已出了50多种译本，多次掀起欧美各国的关注热潮。

何为“荒原”？荒原象征着失去偶像的精神毁灭乃至物质毁灭（想想两次世界大战！）的西方社会。何为“荒原狼”？荒原狼是那些特别敏感、特别认真的人，是那些把时代的灾难与悲惨当作个人自己的痛苦与地狱来加倍地体验的人：

是谁在自己生命的废墟上寻求缥缈无常的意义，忍受着表面愚蠢的傻事，假装疯狂地生活，而暗地里却在最后的迷惘和混乱中得到上帝的启示和接近上帝？是荒原狼。

作品的主人公哈利就是这样一头荒原狼。他周围的中产阶级们在丧失了偶像之后沉溺于咖啡馆的音乐、大众化的消遣，为蝇头微利而追逐与争斗。但是他做不到，他在思考，他怀着沉重的伤感，咀嚼着人生的苦涩，思索着破碎的哲理，他努力走出形形色色的精神死胡同寻觅着出路，试图重新确立自己的人生价值，找到新的偶像来使混乱的万物取得协调，使自己成为一个和谐的人。然而等待着他的是一次次失败，在他生活的世界上找不到他要找的上帝。

啊！要在我们所过的这种生活中找到这样金色的上帝足迹是困难的。在如此满足现状、如此中产阶级化、如此缺少精神的时代，面对这种建筑、这种商业交易、这种政治、这样的人群，发现上帝的足迹是多么困难啊！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我怎么能不变成一只荒原狼，一个粗野的隐士呢？

有一次，哈立在酒吧中认识了一位女子，并且爱上了她，两人一起探讨人生问题。后来这位女子带他去参加一年一度的盛大舞会，会后一位叫巴伯罗的乐手带他俩去玩“魔幻游戏”。其中有一种游戏寓意深远：把自己的自我打碎后重组。人可以把自已打碎成许多碎片，然后把碎片随意像棋子那样加以组合，变成狗，变成狼，结果人可以是任何东西而又什么也不是。这是多么可怕而又可悲的心灵畸变，这里正是用隐喻的方式告诉人们，西方人在失去了精神依托后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完整性。

“魔幻游戏”是西方现代荒诞性生活的象征。哈立居然在“怎样通过爱情杀人”的游戏中糊里糊涂地把自己在酒吧邂逅和爱上的女友杀掉了。而对他杀人的严厉惩罚居然不是处死他，而是罚他永生！

哈立感到了这种惩罚的真正令人恐怖之处，他将像西西弗斯^①一样永远在没有意义与目标的无止境生活中忍受痛苦的折磨。但是他还没有绝望，他还要追求。在他的内心深处，还保持着一块虽然很小

但美好无比的天地（用莫扎特的音乐为象征），他在孤独中向前走。

我一定会把形象游戏演得更好些，我一定能学会笑。巴伯罗在等待我，莫扎特在等待我。

在西方这片荒原上，有一大批“荒原狼”。哈立也许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但在著名作家贝克多的《等待戈多》中，那两个在荒诞情境中还认真地等待一个从未露面的叫“戈多”的未知人物的人，不也透露出在绝望的时代中仍然渴望寻找自我、寻找新的价值依据的荒原狼精神吗？这种精神正在越来越多的西方文学艺术与宗教哲学中传播开来。

西方如此，中国怎么样呢？作为一个中国人，这个问题也许更使我们关切……

是否真的一无所有

我们恐怕很难忘怀那首“一鸣惊天下”、被广泛而持久地传唱的西北风摇滚曲——《一无所有》。虽然几代人由于年龄的差异而在生活经历、生存方式上迥然不同，但是几乎都出现了一大批“崔健迷”。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崔健在这首歌中，用架子鼓、电吉它和忧郁而悲怆的歌喉，沉重而准确地唱出了当代人的普遍心态——美好的理想似乎倒下去了，我们不再相信偶像，我们空空如也，我们一无所有……但是，似乎还有某种模糊

遥远的东西，虽然不可企及但却令我们执著地追求
.....

当代中国的一切，总是不免要追溯到十多年前的“文革”结束。几乎是在刹那间，轰轰烈烈的闹剧悄然落幕了。曾令万众如痴如醉、欲癫欲狂的巨大偶像倒了下来。失去灯光效果和舞台布景的陪衬，昔日伟人的炫目光辉黯然褪色，不再能激起演员以及观众的神圣使命感。疲惫不堪的人骤然从伟大的悲剧跌回到真实的现实之中，却发现自己跌入的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价值真空地带：没有了偶像，没有了一切价值和意义的最后落脚点，没有了可以为之献身、又可以在当中得到丰富回报的伟大父亲的怀抱，人们似乎真的“一无所有”了。于是，纯洁的中国也染上了可怕的“世纪痛”，“信仰危机”的幽灵也像一团湿雾一样飘到华夏大地上，挥不去，抹不掉……

确实有人不在乎这一切，他们立即投入了种种现世生活的“大潮”。一潮又一潮，总是弄潮儿。但是也有许多认真的中国人，他们或是曾为自己的理想支柱献出过炽热而真诚的热血，已经再也不可能“逍遥”或“潇洒”地度过人生；他们或是刚走出中学校门、大学校园，虽然不会为父兄们那些红旗和眼泪的经历所感动，但也不想庸庸碌碌挣个一万两万货币就了此终身。他们需要人生的路标，他们渴望既真诚又高尚的价值体系来帮助自己体验与把握这个世界。

于是一批批人起身自己去寻找偶像。

东西方交流的窗户打开后，中国人饥渴的眼睛在一本本西方哲学、文学、政治学书籍上急速地搜索着……在所谓“文化热”之争中，一下出现了许多自称已经在西方文化中找到新价值尺度的呼声。不少人宣称自己找到了最佳的理论和行动方案。有的在欧洲大陆存在主义式的个人主义中找到了“自我”、“自由”，有的在英美自由主义类型的个人主义中找到了大致相似、虽然情调略有差别的东西。但是不久人们又在反思或实践中发现，新的偶像并没找到。缺乏自我支点地滥吞滥用西方文化，往往隐伏着严重的恶果。有这么一则报道，说是武汉大学有位女生自杀。当被及时抢救过来，问其为何轻生之时，回答是：翻开书本，处处是尼采、叔本华，给人的是虚无、空虚、性欲、无意义的生命……

洋插队的人最终要回家。文化热中也不乏“儒学复兴”的倡导者在呼唤浪子们回家：年轻的受伤的灵魂啊，请回到爷爷的怀抱中吧！

但是浪子们能够回头吗？那个怀抱是那么安全吗？觉醒了的一代对什么都采取批评与审慎的态度。他们发现传统文化的偶像确实有着人道主义、人情温暖、平衡稳定的巨大诱惑力。但是他们也毫不留情地指指点点着儒道佛三教合一的传统价值体系对人性的压抑，对创造性与建设性的扼杀与毁灭。早在五四运动中就被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中国